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明

莊烈帝

熹宗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諡曰愍皇帝廟號熹宗

明史贊曰明自嘉靖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昏庸婦寺竊柄監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贈卹冤陷諸臣

諸忤逆璫逮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贈卹有差既而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諸

人亦俱贈卹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稽人

疏糾鳳來等以為綸綍之重任總歸閣宦之權衡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

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誅殺則誅殺則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為置郵之所

輔臣若執筆之官誤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陝西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天赤如血至已刻漸黃日始出

占主大旱有暴兵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

遼崇煥尋至都帝召見平臺

即後右門明代亦名曰平臺

咨以方略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

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

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

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邊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

鳳來等積惡已深元賓久列諫垣前此何以禁無一語窺其意不過懼閣議方燬遂爾依違澳忍直至羣奸距脫始欲藉一流以沽直名殊為可鄙迨瑞圖既已劾罷而定逆案時閣臣尚以其無實狀為詞可見當時廷臣心術壞盡相庇

固行其私意即
糾彈亦非出公
心世風趨替極
矣

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
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
悉從之崇煥復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遠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遠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
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
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
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國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
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
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五月李國樞罷

國樞雖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旋卒於家論文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編修倪元璐字玉汝

再疏攻駁

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略曰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
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與
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豎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頃篋此一局也
既而楊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豎殺人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
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此又一局也竊自密而猶疑有遠鱗
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在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竊以之免死他年即上
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以之免死他年即上
不刊之論者識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
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
與張學敏比賢韓逆非倫當毀三矯詔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賁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
製序文為例假竊証妄當毀三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人唾罵疏上帝從之遂焚其板
當毀四疏上帝從之遂焚其板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樞為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

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為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為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

言官交章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海寇鄭之龍泉州南安人降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據海島截商聚會閩中沿海

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會福建巡撫熊文燦貴州衛人至善遇之使為己用芝龍先後擊殺羣盜李魁奇鍾斌

等擢授遊擊後又平巨寇劉香閩素有紅夷之患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諸邑文燦合參政洪雲燕往賊舟

宣諭被執芝龍乃合廣東兵擊香於遠洋香脅雲燕止兵雲燕大呼曰我矢

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芝龍兵進香勢感遂海氛漸息芝龍尋擢副總兵數以海

革廣甯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先是廣甯塞外綽哈諾木圖古雲舊作貴英今改及薊鎮喀爾沁三十六家歲授撫

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粟復不許因是携貳我

大清悉收用之

甯遠兵變川湖兵戍甯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自肅上

疏自劾脫走中左所自經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撫定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副

將何可綱遼東人隨已駐甯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遂罷甯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

繼譟戶部尚書畢自嚴字景曾言一歲之出浮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羣臣各

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數隱田增關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劉鴻訓免尋遣戍先是魏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起擊之諸執政李國譜等故嘗事忠

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閣毅然主持次第斥楊維垣李恆茂楊所修孫之獬之獬為侍講聞要典將毀詣閣

力爭且慟哭天下笑之之獬

人阮大鍼等人情大快而羣奸餘黨恨刺骨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

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諱曾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非舊例舊例督京營者

論之命數中書改救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而給事中李覺斯廣州人言事由兵部具彙送輔臣審定中書繕

錢謙益闕節
事真偽雖不可
知然前此草率
且獄時溫體仁
已官禮部何不
聞持疏糾陳乃
因不與廷推輒
假公直之名滯

十一月召對廷臣於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字受之以常熟人之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南昌人等降謫有差詔會推

子器上饒
三省字魯淑
何如龍字
定海人羅
喻義益陽
人薛禮部
尚書溫體
仁字長卿
以無素望
不與侍郎
周延儒字
玉繩方奏
對

稱旨。先是錦州兵變，崇煥討之，各邊效尤，將安給帝。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悅。

安知非驕是也弁攝陷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復悅卿言是由是屬意武儒工亦弗及體仁揣

帝意必疑遂上疏計謙盜前典詰浙江關節受賄不當與落臣選徐謙徐謙嚴嚴生生作作關節二年用計俗詩一朝平金寶青

與之閒事傳京師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

帝果心動次日召堯閣部知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

益不虞體仁之刻己也。辭屈而體仁盛氣詭譎益言女泉漢因進臣聃非言豈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過嫌

不言但校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計益終黨受則幾章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

帝久疑廷臣相黨誣骨仁言輒稱書而執正皆言誣盜無罪矣和者終事中章力偏爭力力且言骨仁熱中解

聖如言益當然何今日體仁曰前山言益皆開畫人老終之正玄章子惜用人王女允傳言乃王黨也方伯

允需下說并力責者太持大臣無功體二者蜀延需奏三會唯名雖公主持者上一二人餘皆不敷言即言

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

可壯益都等皆坐謙益黨降誦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

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溫體仁既計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許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諫九華贊化為謙益私黨帝以為然秉燭召爌等於內殿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吟域橫分於官府非國之福也不納毛九華振縣人任贊化聞害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先是閩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

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

大梁王聚眾應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懋

驛站冗卒年在山陝游民仰驛精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己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回奏帝有愠色又

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多有爭執及柄政後排正

人庇私交屢為言路所劾帝悉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劾有據遂放歸

三月定逆案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詔附為目

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豈皆不知

特畏任怨耳閣曰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

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

御史曹于汴同審定於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

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

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

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

三

其膝蔽所以賢
奸難進刑費非
方暮改朝更近
無定見其受病
不在精察之有
餘而在英斷之
不足楊鶴乃託
培營元氣為名
轉以事事屬精
為太過實為謬
妄是不過懼大
權在上不能逞
所欲為遂不顧
其詞之害理果
如此請依成法
而委任責成則
必至高拱無為
而後已視神熹
覆轍又何以異
乎
袁崇煥雖稍有
才畧而粗率自
用前此平薶召
對已為大言不
慚至毛文龍雖
慄慄不馴初未
顯然跋扈崇煥
即欲加裁制要
自有控馭之方

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決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
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佛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
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帷山上令參將
謝尚政等伏甲士帷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上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
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
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
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劍斬文龍於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
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帝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
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更置帥即以副將繼盛攝之於計便又慮部下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
文龍專閩海外前後章奏或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二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
江屹然巨鎮自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年參將劉興治殺陳繼盛等十一人以叛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為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
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時蘇復一為貴州總督但轄雲貴湖廣而不及四川復一嘗遣總理魯欽鶴織金賊
致賊未滅請救四川出兵為將官詔可之已而欽為賊所乘兵乃晉燮元兵部尚書總督五省軍駐遵義天啟
五年明年燮元敗賊黨殺奢寅寅山淫日甚有阿引者崇明年老無能為邦彥亦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未幾燮
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燮元故官兼撫貴州至是燮元徵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甯下畢館而自
率大兵駐陸廣偪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甯復赤水明衛在大定府畢節縣西與四川叙永廳接界以赤水河名今廢邦彥與崇明合眾
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字朝石永甯衛人副使劉可訓澧州人遇賊

縱罪在當誅亦應請命于上乃以禮節微嫌輒行誘殺其專擅之罪較張浚之殺曲端為更甚莊烈既心駭其

大清兵下遵化 我

事非但不加責備轉用優育報聞實非取將之體即因邊事委任方切亦何至廢法濫恩若此且崇煥于東江重鎮不復議置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閱日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臣於平臺諮方略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長州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彊敵宵遁帝頷之遂下尚書王洽於獄洽雅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於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

於永甯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盡自崇明邦彥相繼作亂雲貴諸苗出沒為患副使朱家民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以外諸蠻相度要害築城置戍廬井畢備道途晏然又以盤江居雲貴交兩崖壁立水深無底廣三十餘丈乃防關澹橋制置鐵索鐵柱橫木為板橋建度樓築月城以護之遂為永利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盤江註見前盤江橋亦在南麓府安南縣東亦曰鐵索橋

冬十一月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曾受賞入邊用為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遵化州北北亦有關城會於遵化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率教馳抵三屯營總兵未死三屯營在遵化州東今設副將駐守巡撫王元雅太原人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永平推官何天球廣東人遵化知縣徐澤字兌若襄陽人前任知縣武起潛字用危避難獻明字思皇壽光大

人等馮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教諭曲毓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聯芳並死焉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閱日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臣於平臺諮方略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長州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彊敵宵遁帝頷之遂下尚書王洽臨邑人於獄洽雅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於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

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樞殿大學士視師通州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即命基命入閣而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略帝稱善曰卿且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韓城人御史方大任桐城人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馬蘭在遵化州西北有蘭城今為馬蘭鎮設總兵官三屯二城

其優柔自悞更
可概見矣

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擊走宣大援兵遂下順義我

太宗文皇帝命傳諭各城諭曰爾國庇葉赫而戕害我
大恨有七我知終不相容告

天興師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太祖皇帝猶願和好爾國不從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累次願和而爾主頻加欺凌故今日興師而來順者撫逆者誅天運循環得大者興人豈能為

逞兵也非我恃強因進軍薄京城營於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千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伍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崇煥聞警即帥祖大壽

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師帝甚喜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召見平臺慰勞備

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如滿桂例亦不許

詔天下鎮巡官勤王於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各巡撫皆奏帥師入衛詔應天鳳陽陝西

鄭陽浙江巡撫俱勤王已而山西援兵潰於良鄉逮巡撫耿如紀總兵官張鴻功下獄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總兵官祖大壽擁眾奔出關初崇煥嘗建議議請和欲藉此緩師以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為非

計事尋止後崇煥復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沮之及

大清兵深入所破隘口皆薊遼總督劉策字範薰武定人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

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召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崇煥營沙窩門外

伏兵隘口我

大軍分道夾擊盡殲之崇煥復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柵木

大軍列陣逼營不戰而還會我

大清設開令所獲宦官知之時大軍先獲明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及是鴻中等承

太宗文皇帝密計於二宦官前作耳語於今日撤兵乃

上計也頃見上單騎何敵敵有二人來見語良久乃去意哀巡撫有密約事可

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伴臥竊聽悉誌其言遂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遂信之不疑召見崇煥及大壽於

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故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

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慄懼并誅出即與何可綱擁眾東走毀山海關去遠近

大震大壽先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基命言於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撫

世龍先以罪繫獄時已釋出立功自効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歛兵

待命可綱亦歸我

大清兵薄永定門武經略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字必之俱戰歿我

大清兵既薄京城諸員勒大臣等咸請進攻

太宗文皇帝不許兩遣使齎書議和遂自德勝門移營南苑已而分兵下固安克良鄉知縣党還醕字子貞死之教諭

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回軍至盧溝橋副總兵申甫結車營以拒

大清兵繞出其後盡殲之申甫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帝立召見取其車入覽即擢副

車者皆惶懼不能轉輾總兵金聲字正希休甯人遂南薄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略以尚書梁廷棟鄖陵人及

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桂言眾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等移營

南城外三里許列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以精騎四面蹙之桂及祖壽等戰不支遂俱歿京師大震時帝不視朝傳旨解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

動上者乃言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

錢龍錫阻抑邪黨其立身尚有可稱至袁崇煥擅殺島帥並關龍錫主謀且當時尚未罪擅殺之人顧事後輒因過罵一言坐局外者以發蹤指示豈為平允奸人借端排擊伎倆往往如斯莊烈始猶戒勿苛求迨再疏力攻遂不免意移色動放還未久建擊旋加幾至沈寃西市前此熊廷弼之獄場左皆坐以慘毒殞身壯烈豈無聞見何羣小效尤羅織竟不一加深鑒耶

錢龍錫罷御史高捷甯晉人史塗清苑人本閣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為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於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遂上言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宜與崇煥並罪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辨捷望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乃即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以周延儒何如龍錢象坤字宏載會稽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旨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架點者請以私財聚眾助官軍如寵力言其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糖三年春正月韓爌罷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以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劾爌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秋無何庶子丁進江虞人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上海人劾疏復繼上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盡殺連等復懸坐廷弼賊銀刑及妻孥此究之甚者帝乃許收葬

兵部侍郎劉之綸字元誠賓人帥兵至遵化敗殲之綸以庶吉士上書陳方略帝壯之會金聲薦其知兵帝即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為西洋大小礮又製獨輪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衣裝賞犒費之綸以為言且請精

兵一萬為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滿桂方戰殲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誓師前進越通州而東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克香河進拔永平副使鄭國昌自縊死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教諭趙允植副總兵

俊等死者復數十人鄭國昌鄉州人張鳳奇陽曲人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官馬世龍吳自勉趙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

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世龍等違約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鬪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為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歿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二月立子慈娘為皇太子

三月李標罷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贈少傅諡文節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永平復拔遷安灤州知州楊燾死之皆留兵守之遂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甯昌

黎皆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

城尚無恙承宗遣將戊開平營名在灤州西南與豐潤縣接界明永樂初移開平衛於此復建昌營名今改路在遷安縣東北有城聲援方接我

大清復遺書議和遂旋師取道冷口關名在遷安縣東北而歸承宗始復四城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

六月流賊陷府谷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誅皆合於賊巡撫張夢齡憂憤死

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虜文煥檄

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以下注分道俱見前

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陽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城總督

楊鶴方主撫匿不奏遣官四出招賊於是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

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名張應微獨

明代怯于用兵
每視招撫為長策
正德間馬中錫奏圖之
事前鑒不遠至流賊四起伏莽漸多
楊鶴受命勦除

不能迅如翦滅
顧一味主撫事
皆諱匿不言已
重負委任追賊
眾詭稱降順既
不審虛實之情
又漫無制馭之
法但于城樓設
座立誓山呼事
同兒戲使羣寇
蔑視官軍以致
靡潰日深寔成
大患其後陳奇
瑜龍文煥等復
踵其謀賊勢燎
延海內遂無甯
宇雖務苟安而
昧決勝嘗時積
習相沿迷而不
悟而鶴實縱寇
之尤也

民窮起于官貪
廷棟所言不為
無見然未聞懲
官貪而先加派
民之顛額轉派
所為惓然者安
在蓋明李國燾
之由自神宗礦

行狼諸賊所在蠶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廣施縣柳樹澗人嘗從軍韓延綏洪範奇其狀貌請釋之已乃逃去亦聚眾據十八寨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誅之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于清澗獻忠遁去

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中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體仁以計錢謙益為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

或言體仁嘗通賂崔呈秀杭州建逆祠體仁作詩贈魏忠賢又或言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帝愈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七月礮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戍史鑒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欺君

秦檜莫過其出都時以崇煥所昇重賄轉寄姻家巧為營脫帝怒勅刑官五日內具獄讞上以斬帥為崇煥擅

殺議和則龍錫未許帝召諭廷臣於平臺置崇煥極刑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逮龍錫下獄令廷臣議罪時羣小麗名逆

案者方日為翻案計望等以龍錫故附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

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

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擊中允黃道周潯人復

上疏申救道周忤旨貶秩調外而帝頗感動久之帝意亦變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二月增田賦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

帝命戶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敵加三釐於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明

年給事中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於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

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於民不

可不禁帝不能用

歷代通鑑輯覽卷二百十四明莊烈帝
粹四年春正月延綏饑遣御史吳姓字鹿友賑之興化人秦汧饑至是大祲山西以防河開糶斗米銀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從賊者十之七邑幾

稅征求日殷月
前時關數朝物
力更無留餘之
地及莊烈時大
兵大疫元氣已
竭盡無遺又軍
興日增轉餉日
絀雖藉口醫瘡
并無可剝之肉
即亟允至潤之
疏未必有濟況
并此不能用乎

帝特發帑金十萬命銓往賑且撫因荒從賊者銓用西安推官史可法煇燾之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先是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

衆圍慶陽陷合水唐縣今屬慶陽府鶴聞移駐甯州一魁求撫別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

御座於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罪鶴以一魁最強致其塔帳

中與同卧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即宣詔赦之處其衆於甯塞鶴以賊黨如成名桀驁令一魁所善

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別賊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鄜州勢大熾

一魁後為張應昌部將所獲誅死

夏四月旱 敕羣臣修省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敗賊於河曲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

則王嘉允土寇則王左掛為羣賊魁已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黃甫川勾西人入晉山西自河

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賊渡河往來倏忽無定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為左右所殺其

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為首自用結羣賊老狍狗曹操八金剛埽地玉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鉗邢

紅狼蝎子塊混世王等及高迎祥張獻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來會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

人李自成世居李繼遷寨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關狼迎祥甥也偕兄子過往依之號闖將與獻忠等合

錢象坤罷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遂讓而處其下然無所附和及是御史水佳胤鄞縣劾兵部尚書梁廷

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胤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周延儒惡廷棟並惡象坤象坤遂引疾

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永嘉

貴州新嘉衛人

議築廣甯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謂廣甯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

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埃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承嘉聞之與

總兵官吳襄

遼東中後所人

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次長山

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峰巒綿亘四山錯列因名

連戰大潰監軍道

張春

字泰字同州人

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甫等戰殲總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至冬大

凌糧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於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

大壽入錦州未得聞而未嘉知其納款狀具奏聞於朝帝於大壽欲羈廢之弗究也張春見報諭降不屈久之乃死

何如寵寵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於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嫁者過千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

得免及入閣為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

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甯宣大山西軍馬以彝憲有心計令鈎校戶工二部如徐文輔

故事

文輔魏忠賢黨天啟中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名其署曰戶工總部

吏部尚書閔洪學

烏程人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何

藉內臣眾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犯軍實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御史謝三賓

鄭縣人

及巡按御史吳牲劾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

以承疇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一月孫承宗罷長山之敗言者論承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疾歸

承嘉先已調南京太僕卿遂還京引疾歸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初陽，嘉定縣人官遼久，孫承宗、袁崇煥俱辟為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亦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

有德等赴援，抵吳橋。天大雨雪，眾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笞之。眾大譁。九成先賫銀市馬塞上，用盡無

以還道至。聞眾怨，遂與其子應元帥部卒，刻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園德平。既而

舍去，陷青城。元縣今屬武定府新城亦元縣今屬濟南府，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禦之並死，初新城邑紳王

王氏子怨訴之，有德有德笞卒以徇，遂以激變反。賊山東巡撫余大成江甯人聞變，遣兵往禦，連敗乃移兵追賊

而元化軍亦至。與大成皆力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於是賊佯許元化降，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璠率遼

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字觀前，世襲南發南兵拒賊，戰方勝，璠遽退可大兵遂敗。璠兵半降，賊遣歸為內應。

士民爭請弗容入。元化不從，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年正月元化自刎不

殊，與同城各官俱執，惟可大死之。殺其妻陳氏，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

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撫。大成聞於朝，為言官所劾，帝革大成元化職，候勘。元化尋為賊縱航海歸，與大

市元化故與徐光啟善，光啟與周延儒圖救之，卒不得。

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郿州。先是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漢川遇害。允登與死，縣郭永固嬰及

是混天猴偽為米商至宜君，知縣不知聽之入城，遂陷。尋復陷郿州，兵部僉事郭應璽死之。時曹文詒方於稷

山擊斬點燈子。即趙四兒名，勝往來秦晉沿河州縣，遂犯沁水之賈莊，莊有城，故殉難，劉使張銓里居也。時銓

家不愈死於野，子躬率僮僕共守，殺賊甚眾，賊不能克，而退。冀止師還，擢臨洮總兵官。乃與巡撫練國事。字君

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點燈子尋為文詒所敗，遁去被獲，伏誅。

入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混天猴尋為守備馬科部卒所斬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以偉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票擬，章疏中有何

定可知，叛廷揭竿倡亂，本易窮